

书记上任，面临重重黑幕
人大主任，操纵腐恶黑网
县长之死，引出惊天大案

书记与县长

陈勇礼

著

山

涩



重庆出版社

shu ji yu xian zhang

书记与县长

陈勇礼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涩/陈勇礼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7

ISBN 7-5366-6699-3

I. 山…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885 号

山 涩

陈勇礼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69 千 插页 4

2005 年 1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6699-3/I·1192

定价:28.80 元



内容提要

省委下派县长被恶毒妇人推下洪水；前任县委书记本为花花公子，他领导的四大班子竟被“上面”喻为“团结战斗的好班子”；新任县委书记的一言一行被跟踪；县委副书记从中作梗，处处设防；县人大主任在幕后操纵黑恶势力；老党员因女儿被奸被卖被碎尸而上吊自尽；热血厂长为民请命却遭灭门之祸。龙山，笼罩在重重黑幕之中。民愤、官恨，举报信接二连三寄到省委各有关部门；新书记新县长为民生计，突破重围，与黑恶势力坚决斗争；省公安厅高级侦探受命秘密调查，最终不辱使命。贪官、黑帮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第一章

省委书记肖云峰一进办公室就打电话给省纪委书记张剑波省公安厅厅长李征让他们到办公室来一趟。

剑波书记和李征厅长甫一坐定,肖书记便礼节性地问了一些生活、身体及家庭方面的事,然后严肃地说:“剑波同志,李征同志,龙山最近可不平静啊。”他见两人点了点头,又说:“龙山的问题,可不仅仅是高建立同志落水一事啊,近来,反映龙山干部班子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的举报信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干部可能已经不纯洁了,我痛心啊!龙山还是共产党的龙山么?龙山的问题得好好查一查了,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剑波书记终于明白了,肖书记是想彻查高建立事件。这可是好事情。本来,他对高建立落水一事非常痛心。当初,让高建立到龙山县,他可是举双手赞成的。他永远都不会相信年轻有为的高建立会自己掉入洪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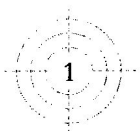
“我一直不相信建立同志会自己掉入水中,这里面可能有阴谋!”

肖书记唔了一声。这次,他点了点头,他赞成剑波书记的观点,他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踱,走到窗前,窗外,晴空灿烂,他似有感触地说:“剑波同志,我同意你的看法。你看这窗外的天空,多明亮啊,可是,龙山的天空如果有这么明亮的话,就好啦,你看——”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从桌上拿起一封举报信说:“这又是有关龙山的,这是第几封了?”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剑波书记。

剑波书记把头低了低,一会儿,又抬起头来,望着肖书记说:“肖书记,这事,我有责任,我们没把工作做好,惭愧啊!”

肖书记摆摆手。他知道,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今天,是要谈工作的。他在剑波书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微笑着说:“剑波同志,今天不是找你来谈责任的啊。我们既然对建立同志落水事件的看法达成了一致共识,我们得研究一下以后的工作吧。”

“这件事,我也思索了一阵子,是到该解决的时候了,肖书记,你看怎样



合适就怎样安排吧,我们一定照你说的办!”剑波书记诚恳地说。

“我可不是让你带着耳朵来听的,你带上嘴巴,带上了心,你得跟我这老头子说说你的方案。”肖书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剑波书记见躲不开了,弯子也绕不成了,便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我来之前,跟李厅长碰了碰,了解到厅里有一位有着二十几年丰富刑侦经验的优秀同志。”

“哦,是谁?”

“刘钢。”

“好!李厅长你先回去安排一下,千万要告诉刘钢同志,如果真的是有人向建立同志下了手,说明那伙人是多么的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在下边开展工作要严守秘密并要好好保护自己,务求拿到实据,直接报告到省里,最后由省里统一布署,一网打尽。”

省上下派到龙山县锻炼的优秀青年干部高建立在任代县长不到半年时间便把命丢了。他可是省里培养的接班人。高建立原则性强,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特别是他身上充盈着的那股不畏邪恶的凛然正气,使得省里领导们公认他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省里计划让他在龙山县锻炼一段时间,便调市里或省里任职。可是,让领导们始料不及的是,高建立死在了任上,而且有些不明不白。

按照龙山县委县政府上报的调查结论,高建立是在小河乡源河边不慎跌入了洪水之中,事发时,水流湍急,营救非常困难,营救工作几乎无法展开。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调查结论中,有不少证人,其中有一个人引起了省委的注意,这是一个女人,小河乡现任乡长杨大碧。杨大碧证实,高建立是在源河边考查漂流站工作情况时不慎跌下河的。根据近段时间有关小河乡的匿名检举信,可以断定,这个杨大碧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检举信中说她“风骚”、“作风不正派”、“专拉干部上床”、“专横”、“贪污”、“称霸一方”。还说“这个靠卖X而当上官的女人跟高建立县长落水事件脱离不了干系,肯定是她把高县长推下了水!……”

看来,龙山县不会是一块平静的地方! 区区一个女乡长能在龙山县掀起滔天巨浪? 为什么省里批转市里,市里再批转县里的检举信,却最终以“查无实据,杨乡长清正廉洁”而交差? 可不久又有涉及杨大碧的检举信又放在了省领导的案头? 龙山县委、县政府有没有问题? 难道龙山县四大班子真像市委组织部杨先余部长所言:“龙山县领导班子是一个团结的好班子,是一个战斗的好班子!”?

“我看未必!”带着这样的心思,省委书记找来省委组织部长乔志田商讨龙山县的班子问题,高建立的案子要查,龙山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一刻也不能停留,龙山县的领导班子问题需马上解决。

其实,在乔志田的心里,已经有了新庆邻县常委兼宣传部长唐延南,这人不错,是一个可塑之才。

“就是他了”,乔志田告诉自己。

县委书记李大永马上就要调走了,市里的调令昨天已经下到了他的手里,市委代秘书长的位置就是他的了。

“终于离开了,终于可以离开这穷山恶水了!”李大永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平步青云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

李大永又舍不得离开龙山,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夜,哪能一下子忘得干干净净。有些事还不能忘。这两天,杨大碧的身影在他脑海里晃动得很厉害。真是一个可人儿! 三十几岁的女人,早已像熟透的蜜桃,盛开的玫瑰,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每一根神经,每一个动作,无不荡漾着妖艳的色彩。李大永把自己有些发福的身体陷在柔软的大班椅里,回味着跟杨大碧在一起的那一个个日日夜夜。那是李大永人生中最快乐、最满足、最有成就感、最有征服感的好时光,龙山在他的脚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财源滚滚、美色飘香。“那真是一个可人儿!”李大永在心里叫了一声,杨大碧那香艳而凸凹有致的身躯,那楚楚动人而撩人心魄的神情,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了他的心底。

“就是死在她怀里,就是栽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也心甘情愿!”李大永气喘道。

以前,李大永常常这样告诉杨大碧:“不要怕,就是要我把命交给你,我也在所不辞!”话里有多少水份,杨大碧以她的精明,是能掂量得清清楚楚。

李大永真的要走了,这时,他除了本应有的欣喜和舍弃不下外,更多了一些害怕。这两天,在夜深人静时,他把自己在龙山的三年前后后、仔仔细细,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末了,他自言自语:“我都干了些什么?”。李大永说不出他的出现为龙山人民带来了什么福音,同样,他说不出他的存在为龙山人民做出了什么贡献。干得最多的是吃喝玩乐、贪脏枉法。“万一我所做的一切被公诸于天下,那时,该怎么办?不行,还得抓紧时间,实行自救,时间就是生命!”思路走到这里,他立刻拨通了杨大碧的电话:“大碧啊,我今晚有急事去你那里一趟,你安排好时间,见面再说。”不容杨大碧细问,他便挂了机。

天刚黑定,在连接小河乡与县城的大道上,载着李大永书记的轿车飞驰着,不长时间,直接驶进了小河乡的政府大院。

杨大碧花枝招展地站在场院的中央。她已经知道李大永即将离开龙山,她同样舍不得李大永,他强健、勇猛,他一次又一次把她送上快乐的顶峰,让她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了做女人的快乐。李大永今晚来,也许是打告别赛,睡分手觉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珍惜这一个夜晚,所以,她早早地梳洗打扮了一番,一身黑色半透明长睡裙,一头披散的波浪形长发,她像一支怒放的黑玫瑰。

进了杨大碧在乡政府的卧室,少不了一番翻云播雨,待风停雨住后,李大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唉,真舍不得你。”

杨大碧把自己柔软的身躯靠在李大永的胸脯上,手指在他身上一圈一圈地来回轻轻地画着圆圈,听了李大永的告白,柔声地说:“我也舍不得你,可是,你又不肯不走。”

“你会想我吗?”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两人说到心动处,又云雨了一番。待一切风平浪静后,李大永终于道出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大碧,如果今后,我是说如果,有个什么差池,你可要顶住啦,我升到市里,也不容易,我能平安,确实离不开你,只要我能平安,自然忘不了你的好。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杨大碧是何等精明的女人,她哪能不明白,你李大永不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么?不就是一个七品知县么?当初,要不是狠心的程良怀让我拉你上床,我

还不一定会把这香喷喷的身子交给你,供你随时调遣,随时支配,随时享用。要不是为了那几宗大额农行贷款,我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你李大永也出了不少力,我才不会在乎你这好色之徒!不过,谁都怕死,你李大永万一栽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说不定会给我带来大麻烦大灾难,我干嘛要干对我们大家都不利的傻事呢?想到这里,她妩媚地笑了一下,说:“说哪里去了,常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嘛,这三年来,我们做了多少日夫妻啊?为了你,就是天塌下来,我都一个人顶住!”

杨大碧真能让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场败类放心的话,那就是奇迹。谁都不放心这个比谁都还狠毒的女人。她把高建立推下洪水那一刻表现出来的英勇与果敢,事后表现出来的沉着与冷静以及调查组到来时表现出来的悲痛与自责,无不令县委副书记程良怀,县人大主任曾洪林他们叹服。可正是这一至今还未结案的县长落水事件及他们贪占国家钱财的事,让他们终日提心吊胆。而今,李大永就要走了。新的县委书记就要来了,万一杨大碧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可就是前功尽弃,只有吃牢饭挨枪子的份了。所以,得抓紧时间,给杨大碧打预防针。

程良怀遵照曾洪林的安排,一共给杨大碧打了五次电话,并两次亲自到小河乡,与杨大碧晓明了个中厉害,弄得杨大碧很有些不耐烦,“我连儿子都给你生了,还不放心?你们以为我是什么?是敞口货?你们如果愿意,就灭了我嘛!对我都不放心,你们还放心谁,这几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说到此处,她竟耸动肩膀,眼泪汪汪起来,“你们要我跟谁上床,我就跟谁日,没丢你们一回面子,你们让我把高建立灭掉,我立马亲自动手,怎么还不放心我?”程良怀抚着她的肩,把她搂在怀里,不停地点着头,“我们都相信你,不说了,让我们来叙叙旧,找找昔日那温馨的感觉吧。”说着,就朝她唇上吻去。杨大碧终于破涕而笑,两人紧紧地搂抱着滚在了床上。



第二章

唐延南做梦也没想到龙山县县委书记的头衔会突然落到自己头上。县委书记,那可是一个县的一把手,要是在古代就相当于一个小国的国王。多少人梦寐以求地幻想着这顶乌纱落在自己头上,多少人在不择手段争夺这把交椅。唐延南不争不跑不要不想,这县委书记的帽子却偏偏落在了他的头上。

在中学教语文的妻子郑化冰有些担心地说:“延南啊,叫你去当县委书记,不知是乔太守在乱点鸳鸯谱,还是你家祖坟上长了弯弯柏树,不过,我对此事从心底是依违两可哟!”

唐延南笑着斜了一眼妻子,“你说省委乔副书记乱点鸳鸯谱?”

“是呀,你一介书生,成天只晓得读书看报写文章,派你去领着几十万人春种秋收,一会工业,一会农业,一会财贸,一会政法……”见唐延南仄身欲出门,妻子突然闭上了嘴。

唐延南像忽然惊醒一般,回过头来说道:“你好像当过县委书记的嘛。”

妻子深知丈夫的性格,虽然平时是个敢说敢作的人,只要组织决定了的事,他会拼命去干,不但要干好,而且要干得很出色。现在不是给他泄气的时候,应该给他多一些理解、多一些鼓励。

唐延南昨天到市委组织部,杨先余部长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杨部长很少说关于他的话,总是说一些市委某某书记是如何提起来的,某某副书记是如何提起来的,某某部长又是如何升迁的、某某局长提拔之前是干什么的。一直快谈到下午六点,机关的同志都纷纷在关门下班了,杨部长才一边拿出市委文件,一边又以十分严肃的口气说道:“延南同志,市委决定将你调到龙山县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呢?”

唐延南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被突如其来的决定和问话卡住了,双目注视着杨部长,沉思了一下才说道:“既然市委已作了决定,我只能服从。”

杨部长不转眼地观察着唐延南。似乎在等待唐延南还会发表一些什么

想法。过了一两分钟,没有听到唐延南再出声,他才说:“你这个态度干脆明确,毫不含糊,好啊!那我就对你直说了吧,市委决定调你到龙山县任县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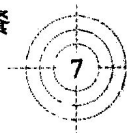
唐延南抬头吃惊地望着杨部长,久久不转眼,不说话,他被这突然的决定镇住了。

杨部长终于笑了笑:“延南同志,这对你来说,既是好事,又是考验,市委这样看重你,重用你,不容易啊!我们组织部内对这个决定也有不同看法,不过我在市委会上坚持,就是个别市委领导有异议也左右不了大局。我虽然只是个市委委员,他们不能不看我的态度嘛,因为我是组织部长。培养提拔干部嘛这是我的职责,有的人说这叫掌握着大权,掌握着干部升迁,管他们怎么说,任命一定,文件一出,说当啥就当啥,该坐什么椅子就坐什么椅子……”

后面的话,唐延南似乎一句也听不清楚了,人只觉得脑子在膨胀,双耳嗡嗡乱叫,眼前那位部长的身体在放射着一种五颜六色的金花。权力,权力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升迁。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最关键的却是最后这几句话。使他开始嗅到了那种特殊的味道,开始领悟到杨部长手中的权力是多么可怕。幸好刚才自己没有多说话,只表示了听从组织的安排的态度。他深信这半天在这位可以将干部命运生杀予夺的杨部长面前没有什么失态差错。

唐延南以前没有同杨部长面对面谈过话,虽然市委组织部曾几次到唐延南工作的庆邻县考察县处级干部都是杨部长带队,因为唐延南只是排在最后的一名常委,每次都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年轻科长找他谈话。加之他知道一般都是走过场,谁对他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今天第一次走近杨部长,他没有感到多少亲切,反而增加了不少胆怯和不悦。谈到最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以一种什么心情离开了杨部长的办公室。然后就是饭桌上杨部长给他碰了一下杯,有滋有味地对他说了一句:“延南同志,龙山县的节目就看你去表演了啊!”

唐延南不胜酒力,比平时多喝了几杯。碍于情面,杨部长和陪同的一位副部长,三位科长,甚至在市委组织老资格的小车司机,都轮番举杯祝贺了他一番。刚下席觉得头重脚轻,深一脚浅一步地挪出了市委招待所的小餐



厅,耳边仿佛还听到市委组织部那一伙人在说什么。唐延南没有醉啊,醉了他心里也很明白嘛!要不然那乔老爷咋个会点他的将呢?乔老爷是不是伯乐,唐延南是不是千里马,拭目以待,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乔老爷就是省委副书记乔志田。

唐延南第一次见到乔志田正是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乔志田重返市委书记的位置。为了尽快恢复地方经济,振兴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乔志田特别注重地方小企业的作用,而唐延南写的那份《从小煤窑走向大市场》的简报,深深地打动了乔志田,乔志田也永远记住了他。那时,唐延南仅仅是庆邻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小秘书。乔志田到庆邻县考查时,让时任庆邻县委书记的湖北老乡胡南生带上唐延南。那天晚上,乔志田对胡南生说:“这年轻人不但文笔很好,而且很有理论水平,很能研究问题,是块好料。南生同志,现在中央下大力气在搞拨乱反正,处理堆积如山的历史问题,在思想路线上抓住马列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在组织路线上抓落实干部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还要抓培养重用提拔“四化”干部,我们市县两级的干部面临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严肃问题,你手下这年轻人,是一棵很好的苗子啊!”

不久,胡南生在常委会上力争提拔唐延南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委会一致通过了任命提案,上报市委组织部审批。事过刚好一个月,市委却下文任命唐延南任县委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

十年了,当年的市委书记乔志田已上调省委任副书记分管组织和政法,胡南生也由庆邻县调到了市里任了分管组织的副市长。

妻子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可能也是八九不离十。胡南生当然会听乔志田的话,胡南生才五十多岁,背靠乔志田仕途才有可能更加平坦宽阔,当市长当书记,甚至往省上挪一挪弄个正厅级干部也大有希望。

唐延南不敢想,难道把自己调到龙山县任书记还是乔志田发出的“余威”呢?还是胡南生向乔志田表示的“忠诚”?因为乔志田在调省上后曾多次关照胡南生要重用唐延南,这胡南生亲口对唐延南说过几次。唐延南到省上开会还拜访过乔志田,乔志田很高兴,说:“过去有人说,人一走茶就凉,你这杯茶还是热的嘛!”

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先余是在乔志田任书记时提拔的。六四年乔志田到

金龙乡检查“四清”工作，到杨先余家所在的元玉大队三生产队蹲点，访贫问苦，背靠背查干部问题。当时全生产队就数杨先余家最穷，谁最穷乔志田就到了谁家去。乔志田走进杨先余家心里早冷了半截，只一间又矮又黑的土墙屋，侧边搭一个偏厦是用竹竿撑，茅草盖的，家里除了在饥饿中的母子二人外，连鸡子、猪、牛都没有。他要是不亲眼目睹，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想像社会主义的农村还有这样的家庭。临走出院坝时，乔志田突生一个想法，他要救救这家人，要救救这个孩子。当时杨先余才十六岁，在生产队算是有文化的人，还当了生产队的计分员。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里里外外显得十分勤劳，生产队的干部和邻居都夸他是个孝顺儿。肚子里虽然没有多少营养，可能是深山丛林的净水灵气使他长得特别健壮，早熟的虎背熊腰，显出他超人的生存能力。

乔志田拉着杨先余的手说：“小杨，你想不想出去工作呢？”

杨先余几乎是吓得目瞪口呆了，过去见到公社党委书记都担惊受怕的，现在只有梦里才见到过的县委书记对自己这样亲切，还问出不出去工作，这是天大的喜事，又是深不可测的难题。望着乔志田，杨先余只知嘿嘿的微笑着，一脸尴尬，双手不住的搓着头上零乱如草的头发。

乔志田笑了，点着头说，“贫下中农的后代是不一样的！”心里早已有了打算。

不久，杨先余到了金龙公社当通讯员。

十年文化大革命，乔志田遭关牛棚，杨先余又成了乔志田的救命恩人。一次乔志田被造反派押到金龙公社山上挑煤炭。一担煤炭上百斤，压得乔志田腰酸背痛，喘不过气来，造反派几个铁杆打手，荷枪提棒跟在屁股后头押运，不准乔志田一行人歇一歇喘口气，眼看乔志田倒在地上昏过去了，还用脚踢棒赶。正在这生命垂危之际，杨先余闻听此情忙从公社跑了出来，一把抓住打手高举起的木棒，大声吼着：“你他妈是个假造反派，你斗走资派是名，你明明是在把人往死处整嘛！”

“他是走资派也是我们大家的走资派，你把他弄死了我们斗啥子？把他交给我们。”说着杨先余背起乔志田就走。

杨先余当时是金龙公社贫下中农革命军总指挥，威望很高，一身正气，说：“老子根正苗红，是货真价实的革命派，不像那些假造反派是自封的。”他

山涩 不搞打砸抢抄抓,但也掌握着一支有真枪实弹的武装队伍,常常镇守在金龙公社要塞,外来的造反派不少人都对他望而生畏。那时全公社的干部群众,男女老少都喊他“杨总指挥”,民间有打架斗殴的,社会上有什么吵闹纠纷,都会说“快去找杨总指挥。”

书记与县长

杨总指挥亲自背走了乔志田,没有人出来挡路。乔志田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恢复了元气,养好了伤。他说是杨先余从死神手里把他夺回来了,他视杨先余为救命恩人。

文革后期,乔志田复出,杨先余先是当了金龙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杨先余奇迹般的提任庆邻县县委副书记,他刚好三十而立,成了出类拔萃的青年干部。再后来乔志田升任市委书记,事隔两年杨先余一步跨上了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宝座,令多少人望尘莫及,令多少人惊叹不已。

唐延南的任命,杨先余肯定是关键性的人物。面对杨先余,唐延南只能忍了又忍,大气不出,一言不发,幸好后来是酒醉心明白,昏昏沉沉地离了席。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很不是个滋味。当妻子笑他是乔太守点的将,他不无痛楚的皱了几下眉头,天啦,我唐延南也是七尺男儿,有文凭有水平有能力,却逃不出别人的恩赐。受人恩惠,好像掌握在别人手心一样,是傀儡是工具是奴才,说不清啊!今后的仕途,还会是自己能主宰得了的吗?

市委组织部吩咐他尽快移交工作到龙山县上任。原县委书记李大永要到市里报到,时间只能在三五天之内。

虽然是同一个市里,唐延南却从未到过龙山县。现在放了寒假他想把已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带着先到龙山县城去看看。他不愿惊动任何人,乘火车从庆邻县城到龙山县城只五个小时就到了。妻子同意他的想法,正忙着给父子俩准备行装和路上的吃喝。

春节将临,慢车每到一个小站都停,人们蜂拥而上,挑担子的,背背篋的,提篮挂包的,密密匝匝挤在火车进出口,过道里。唐延南父子俩轻装登车,也不去争抢座位。只好憋在厕所旁的洗手处靠窗站着,接着又挤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衣服穿着陈旧俗套,黑布上衣已显出淡黄淡黄的颜色,发出了一刺鼻的怪味,想来是很久也没有换洗了。刚挤进来时,双手端着一个竹背篓,往地上一放,当凳子一屁股坐下去,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唐延

南想到总是挤累了,现在终于上了车,叹一口气很正常。另一人,则让人感到清爽得多,他一身旅行装束,四十多岁,看起来颇有精神。四个人把小小的洗手处塞得都无法转身。唐延南顿时生起了阵阵同情感,尽量地压偏身子给人腾出空间,唐延南这小小的动作很使两人感动。

“你这个同志真有克己谦让之美啊!”

猛听到这种语言使唐延南吃惊不小,一看说话人正是那衣着陈旧俗套之人,此人气质不凡,颇有潜在的内涵,那长叹一声似乎包含了不少令人费解的东西。

穷困潦倒可以使人变得衰老,唐延南寻思着,此人定有凄苦在身,表面看已像年近古稀样子。不知不觉唐延南向老人苦笑了一下,心里觉得酸酸的,如果只有他们二人挤在一起他真想寻问几句,此时他欲言又止。

老人觉察到了唐延南的细微表情,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共产党好,共产党员不一定是好的,有人背着党员皮皮,干的事就像国民党……”

火车轰轰开动了,随着气笛的鸣叫,老人叹息着:“我真想跳下去,让火车把我辗死,自古以来就有以死明志,以死相抗啊!”

老人有什么大的冤屈吗?唐延南想,说这样的话的人,即是生命尚存,心也快死了啊!唐延南几次强压萌生的同情,最终还是止不住的说话了,“老大爷,你这样想就不好了,自古以来也是说生命多宝贵。”

“宝贵,过去没有被害死,现在反倒有些人要把我气死啦!”老人脸红筋涨地的大声吼了一句。

“会有这样严重吗?”唐延南问道。

老人抬头望着唐延南疑问的神色,倏地一阵热泪,接着哭诉着他的遭遇。老人说他姓汪名好文,年正花甲,原来是龙山县小河乡的中学老师。三十年前正值全国开展反右关键时,他议论区委副书记左生发身上有四字显现。有老师问是哪四个字。他说:官,色,狠,黑;何谓“官色狠黑”。他竟敢破译:官,就是官运通;色,就是色胆大;狠,就是下手狠;黑,就是心眼黑。后来不知左生发怎么听到了这番传言,怀恨在心,顿起杀意。汪好文逃脱不了厄运,成了全县首批打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马上宣布清除出教师队伍,后来又被判刑,整整劳改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又遣送回到老家大山公社监督劳动改造。要划清敌我界线,同在中学里教书的妻子被迫离他而

去，一双儿女也不能同阶级敌人生活在一起。文革后，落实政策，摘掉了头上铁箍般的“右派”帽子，对“现行反革命”还没有宣布平反，就忙着叫他一次性退职。

汪好文没有兴奋，没有感激，他却反而变得麻木了，呆呆的望着窗外的天空，他没有声音。

落实政策的办事员说：“给你一碗饭吃，可以不再像过去那样种田生存嘛！”

汪好文惊诧了：“什么，给我一碗饭吃？我是一条是狗，是牛？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啊！二十多年的冤情就是你这样一句话就能了了吗？”

“摘了你的右派帽子，安排你退职你还想要啥子！”

一阵生硬的喝斥，反而使汪好文清醒了，“难道你们不还我一个公道，不还我一个正义吗？”

汪好文没有听到任何回声，他暮然回头，只见门外围着一群耻笑的人，他站起来发疯似地冲出办公室，大吼着：“我宁可不要这碗饭，我要公道，我要真理，只有真理和公道才能平息我二十多年来的冤屈啊！才不枉我汪好文是正直的人啊！”

从此，汪好文踏上了申冤告状路。一晃又是十多年了，一年到头，春夏秋冬，走县上市里，到省城到北京，他总是在不停的吼着“还我公道！还我真理！”他用在学校拣来的废旧稿纸报章杂志，用墨笔用钢笔写了一张又一张，一封又一封告状信，甚至还把“还我公道”、“还我真理”背在背上，挂在胸前。他告谁，就告当年的木坪区委副书记左生发制造冤案，迫害教师，他仍把那“官、色、狠、黑”四个字一条一条地写在上面。

而今左生发已经登上了市交通局局长宝座。当年给汪好文落实政策时，左生发还是龙山县副县长，汪好文那些发狂似的呼喊他也曾亲耳听到过。起初，他还有过一阵惊慌，渐渐地很快就消失了，他深信他仍然是强者，在龙山县他虽然不是绝对呼风唤雨的人，却也有人缘，特别是在官场不但有同病相怜的同僚，还有几个手握大权的铁杆兄弟，他怕你汪好文吗？

十多年来，硬是如左生发的预言，汪好文已经跑到生命垂危，气息奄奄，告状信石沉大海，在龙山县里连围观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汪好文哪能死心。前几天他又跑到市委门前喊冤，大呼“我要公道，我要

真理，”被当成了“神经失常”赶出了大门。

望着沉思中的唐延南，汪好文叹息着：“我知道，你在同情我，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同情，我需要公道！”

汪好文没想到是唐延南帮他提着背篓扶着手膀走下火车的，汪好文没有一句感谢的话，点着头用很冷淡的眼神望着龙山车站，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唉，早知今日失望而归，何必当初有望而去啊！真该在市委大门前撞墙了此一生！”

唐延南深思着，突然一位刚下火车的年轻女子在大声叫吼：“流氓、土匪、抓坏人啊。”

就在唐延南背后三个身穿迷彩服的男子架起女青年跑向车站旁边一条小巷。女子发疯般的嚎叫声斥骂声回响在车站。

看着唐延南惊恐的神情，汪好文十分气愤地说道：“恶霸、土匪，龙山县就养着这些人渣，一帮无法无天的恶棍！”

唐延南忙问：“他们是些什么人？”

“什么人，恶少爷，过去的土匪在山上，现在的土匪在车上，在大街上。”

“没有人制止他们，抓他们？”

“抓他们？警匪一家，他们有后台，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那女青年要遭罪哟！”

“遭罪的人还多啊！我也见惯不惊。先生，你是第一次来龙山县的吗？小心啊小心，你如果有钱把包包藏紧点，如果遇到刚才这样的事把嘴巴守紧点。”

“为什么？”

“不想遭打啊！我就遭了几次黑打。他们打你还理直气壮，骂你活够了才管闲事，你猜猜，他们会把那女子说成什么吗？”

“那女子可能是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嘛！”

“对，她是从外地回来的，好像还是我们小河乡的人，不是从广东回来就是从沿海什么地方回来的。她们回来身上有钱，就是抢匪最先盯上的对象。”

“真是抢劫吗？”

“这帮家伙抢了人还不算，还要反咬一口，还要说那女子是骗子，是卖淫妇！”汪好文简直是在大声哭诉着，“人间多有不平事，劝君莫惹火烧身。我吃